

冒
~~139~~
~~36~~

14
139
36止



門 仁 4
號 189
卷 36

人虎傳

唐 李景亮撰

隴西李徵，皇族子，家于號。略徵少博學，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焉。時號名士，天寶十五載春，於尚書右丞楊元榜下登進士第。後數年，調補江南尉。徵性踈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卑僚，嘗鬱也。不樂，每同舍會，既酣，顧謂其群官曰：生乃與君等為伍，邪？其僚友咸側目之。及謝秩，則退歸閒適，不與人通者。近歲餘，後廼衣食，乃東遊吳楚間，以干郡國長吏。楚人聞其聲，固久矣。及至，皆開館。

人虎傳
以俟之。宴遊極歡，將去，悉厚遺以實其囊橐。徵在吳楚，且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號略未至，舍於汝墳，逆旅中忽被疾，發狂，鞭撻僕者，不勝其苦。於是旬餘，疾益甚，無何夜，狂走，莫知其適。家僮跡其去，而伺之，盡一月而徵竟不回。於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而遠遁去。至明年，陳郡袁修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晨將去，其驛吏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途於此者，非晝莫敢進，今尚早，願且駐車，決不可前。修怒曰：我天子使，後騎極多，山澤之獸能為害邪？遂命駕而行。去未

盡里，果有虎自草中突出，修驚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也。修聆其音，似李徵者。修昔與徵同登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忽聞其語，既驚且異，而莫測焉。遂問曰：子為誰？豈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呼吟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修曰：我李徵也。修乃下馬曰：君何由至此？且修始與君同場屋，十餘年，情好歡甚，愈於他友，不意吾先登仕路，君亦繼捷科選，驟間言笑，歷時頗久，傾風結想，如渴待飲，幸因出使，得此遇君，而乃自匿草中，豈故人疇昔之意也？虎曰：吾已

八虎傳
二
六集
爲異類使君見吾形則且畏怖而惡之矣何假疇昔之
念邪雖然君無遽去得少盡欵曲乃我之幸也僂曰我
素以兄事故人願展拜禮乃再拜虎曰我自與足下別
音容曠阻且久矣僕夫得無恙乎宦途不致淹留乎今
又何適向者見君有二吏驅而前驛隸挈印囊以導庸
非爲御史而出使乎僂曰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奉
使嶺南虎曰吾子以文學立身位登朝序可謂盛矣况
憲臺清峻分糾百揆聖明慎擇尤異於人心喜故人居
此地甚可賀僂曰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

異於常友自聲容間阻去日如流想望風儀心目俱斷
不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雖然執事何爲不見我而自
匿於草木中故人之分豈當如是邪虎曰我今不爲人
矣安得見君乎僂曰願詳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
歲方還道次汝墳忽嬰疾發狂夜聞戶外有呼吾名者
遂應聲而出走山谷間不覺以左右手攬地而步自是
覺心愈狠力愈倍及視其肱髀則有班毛生焉心甚異
之旣而臨溪照影已成虎矣悲慟良久然尙不忽攫生
物食也旣久飢不可忍遂取山中鹿豕獐兔充食又久

八虎傳
諸獸皆遠避無所得飢益甚一日有婦人從山下過時
正餒迫徘徊數四不能自禁遂取而食殊覺甘美今其
首飾猶在巖石之下也自是見冕而乘者徒而行者負
而趨者翼而翔者毳而馳者力之所及悉擒而咀之立
盡率以爲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負神祇一旦
化爲異獸有覩於人故分不見矣嗟夫我與君同年登
第交契素厚君今日執天憲耀親友而我墜身林藪永
謝人寰躍而呼天俛而泣地身毀不用是果命乎因呼
吟咨嗟殆不自勝遂泣慘且問曰君今旣爲異類何尙

能人言邪虎曰我今形變而心甚恆耳自居此地不知
歲月多少但見草木榮枯耳近日絕無遊客久飢難堪
不幸唐突故人暫惶殊甚慘曰君久飢某有餘馬一疋
留以爲贈如何虎曰食吾故人之俊乘何異傷吾故人
乎願無及此慘曰食籃中有羊肉數斤留以爲贈可乎
曰吾方與故人道舊未暇食也君去則留之又曰我與
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將有所託其可乎慘曰平昔故
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願盡教之虎曰君不許
我我何敢言今旣許我豈有隱邪初我於逆旅中爲疾

八虎傳
發狂既入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
尚在號路豈知我化爲異類乎君自南回爲齋書訪吾
妻子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志之乃曰吾於人世且
無資業有子尙稚固難自謀君位列周行素秉風義昔
日之分豈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時賑其乏無使
殍死於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慘亦泣曰慘與
足下休戚同焉然則足下子亦慘子也當力副厚命又
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代雖有
遺藁當盡散落君爲我傳錄誠不能列文人之戶闔然

亦貴傳於子孫也慘卽呼僕命筆隨其口書近二十章
文甚高理甚遠闕而歎者至於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
業也又安得寢而不傳歟既又曰吾欲爲詩一篇蓋欲
表吾外雖異而中無所異亦欲以道吾懷而攄吾憤也
慘復命吏以筆授之詩曰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
不可逃今日瓜牙誰敢敵當時聲跡共相高我爲異物
蓬茅下君已乘輜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
但成嗥慘覽之驚曰君之才行我知之久矣而君至於
此者君平生得無有自恨乎虎曰二儀造物固無親疎

厚薄之間若其所遇之時所遭之數吾又不知也噫顏
子之不幸冉有斯疾尼父常深歎之矣若反求其所自
恨則吾亦有之矣不知定因此乎吾遇故人則無所自
匿也吾常記之於南陽郊外嘗私一孀婦其家竊知之
常有害我心孀婦由是不得再合吾因乘風縱火一家
數人盡焚殺之而去此爲恨爾虎又曰使回日幸取道
他郡無再遊此途吾今日尙悟一日都醉則君過此吾
既不省將碎足下於齒牙間終成士林之笑焉此吾之
切祝也君前去百餘步上小山下視盡見此將令君見

我焉非欲矜勇令君見而不復再過此則知吾待故人
之不薄也復曰君還都見吾友人妻子慎無言今日之
事吾恐久留使旃稽滯王程願與子訣叙別甚久慘乃
再拜上馬回視草茅中悲泣所不忍聞慘亦大慟行數
里登嶺看之則虎自林中躍出跑膝巖谷皆震後回自
南中乃取他道不復由此遣使持書及賙贈之禮計於
徵子月餘徵子自虢略入京詣慘求先人之柩慘不得
已具疏其事遂以已俸均給徵妻子免飢凍焉慘後官
至兵部侍郎

終

白猿傳

唐無名氏撰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蘭欽南征至桂林被李師古陳
徹別將歐陽紇畧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
織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為擊麗人經此地有神善
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
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向守之
是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
有物驚寤者即已失妻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

嶮咫尺迷悶不可尋遂道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
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卽深凌嶮以索之旣逾
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爲雨侵
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
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
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
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組而陟其上則嘉樹列
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
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

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
欵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
木爲扉中寬闊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卧
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迴眸一睇卽疾
揮半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
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
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
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爲期因促
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

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絲練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常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島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又指其傍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障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杯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杯而歡暢，叙之不覺幽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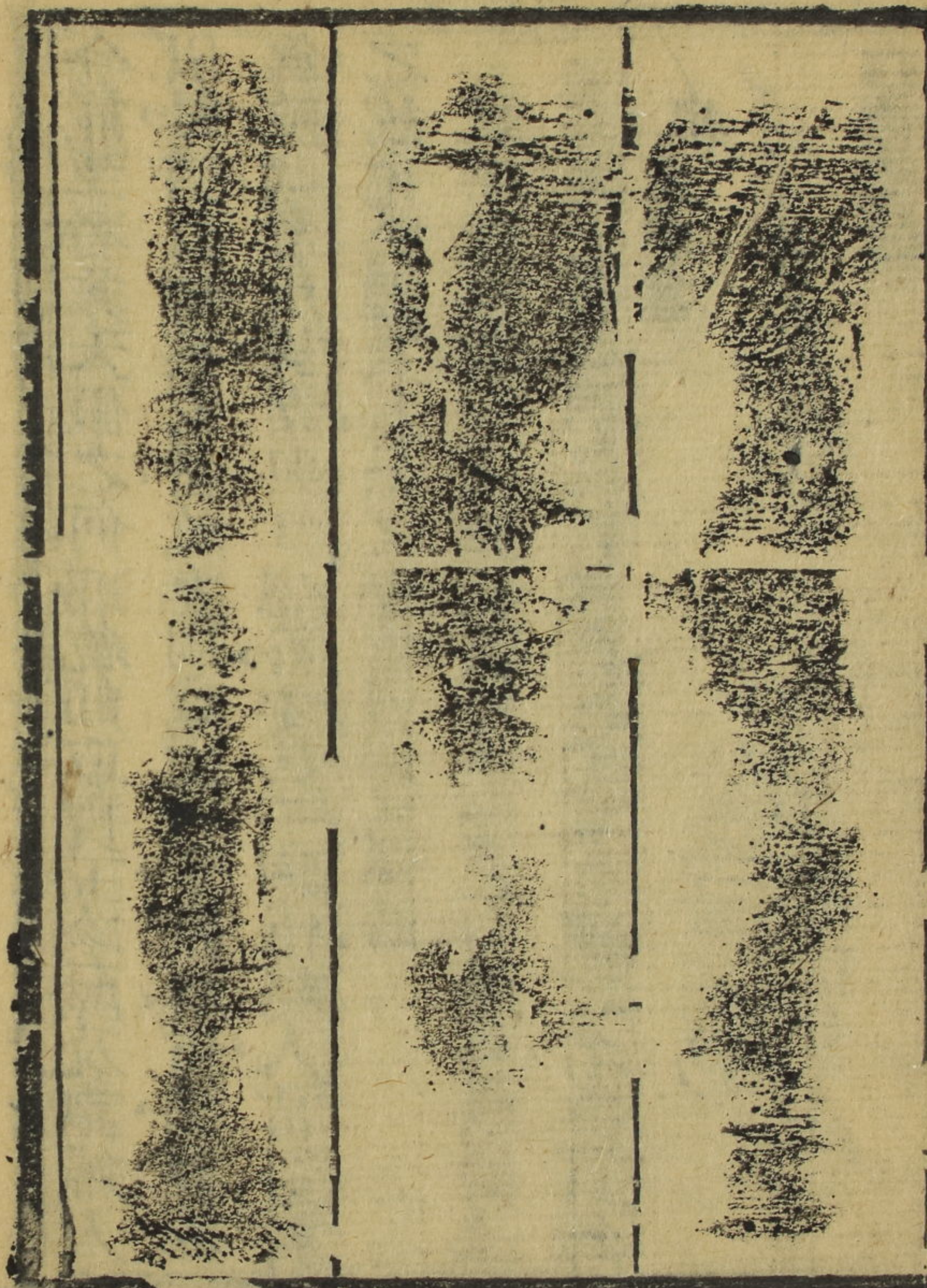
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即飲刃，血射如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人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杯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捉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且盥洗著帽，加白袷，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

白猿傳
可識已則。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嚼果栗，尤嗜犬胆，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卽歛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踴戲一夕，皆周末嘗寢寐，然其狀卽猥獮類也。今歲木落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訢將得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若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之，且曰：此山峻絕，未嘗有人，至上台則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

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卽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紇子歐陽詢，面似猴，長孫無忌嘲之曰：誰於麟閣上畫此一獼猴？同時因戲作此傳，託江總之名，非實錄也。連塘識

白猿傳終



獵狐記

唐 孫恂撰

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
抗表請修入覲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蒞燕
亦世服其恩禮燕臺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士地沃
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紈之
中據方岳之上未嘗以民間休戚為意而酣酒于
室淫獸于原巨賞狎于皮冠厚寵襲於絲幘暮
年而三軍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為其計者
乃盡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

左武衛大將軍而直方飛蒼走黃莫親微道之職往往設罝罟於通道則犬豕無遺臧獲有不如意者立殺之或曰輦轂之下不可專戮其母曰尙有尊於我子者平其僭軼可知也於是諫官列狀上請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于法乃降爲燕王府司馬俾分務洛師焉直方至東京旣不自新而慢遊愈亟洛陽四旁翫者走者見皆識之必羣噪長嘯而去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土也雖薄涉儒術而數奇不中春官選乃退處于三川之上以擊鞠填觴爲事遨遊於南鄰北里間至是有分紹介於

張直方者直方延之觀其利喙贍辭不覺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晨興則僦舍無煙愁雲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造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趨將出畋也謂知古曰能相從乎而知古以邴寒有難色直方顧小僮曰取短皂袍來請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聯轡而去出長夏門則微霰始零由闕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之陰麓而鞞戈之獲甚夥傾羽觴燒兔肩殊不覺有嚴冬意及乎霰開雪霽日將又焉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乘酒馳之數里

不能及，又與獵徒相失，須臾雀噪煙暝，莫知所如。隱隱聞洛城暮鐘，但徬徨於樵徑古陌之上。俄而山川黯然，若一鼓將坐，試長望，有炬火甚明，仍作依積雪光而赴之。復若十餘里，至則喬林交柯，而朱門中開，皓壁橫亘，真北關之甲第也。知古及門下馬，將徙倚以待，且無何小駟頓轡，閤者覓之，隔闔而問阿誰。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將歸于崆峒，舊隱者僕餞之伊水濱，不勝離觴，既摻袂馬逸，復不能止。失道至此耳。遲明將去，幸無見讓。閤曰：此乃劍南副使崔中丞

之莊也。主父近承天書赴闕，鄧君復隨計吏西征，此惟閨幃中人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請聞于內。知古雖怵惕不寧，自度中宵矣，去將安適？乃拱立以俟。少頃有秉蜜炬自內至者，振管闢扉，引保母出，知古前，知古仍述厥由。保母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不在家。於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與山藪，接軫豺狼所嗥，若復固拒，是見溺而不援也。請舍外聽，翊日可去。知古辭謝，乃從保母而入，過重門，門側聽事，欒樞宏敞，帷幙鮮華，張銀鐙，設綺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復陳方丈之饌，豹胎魴

狹窮水陸之美者，保母亦時來相勉。食畢，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官族及內外姻黨，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軒裳華胄，金玉奇標，既富春秋，又潔操履，斯實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稚女，將及笄年，嘗託媒妁爲求佳對久矣。今夕何夕，獲遇良人，潘楊之睦，可遵鳳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抑何如耳。」知古歛衽曰：「僕文愧金聲，才非玉潤，豈室家爲望，惟泥塗是憂，不謂寵及迷津，慶逢子夜，聆好音於魯館，適佳氣於秦臺。二客遊神，方茲莫及；三星委照，唯恐不揚。倘或託彼強宗，睠以佳偶，則生平所志。」

畢在斯乎！保母聞言，謔浪而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曰：「兒自移天崔門，實秉懿範，奉蘋蘩之敬，知琴瑟之和，惟以稚女是懷，思配君子，既辱高義，乃叶夙心。上京飛書，略且不遙，百兩陳禮，事亦非僭。忻慰所多，傾矚而已。知古罄折而答曰：「某蟲沙微類，分及溷淪，而鐘鼎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塵。鶴企鳧趨，惟待休命。致詞畢，保母戲曰：「他日錦雉之衣，欲解青鸞之匣，全開貌如月華，室若雲邃，此際頗相念否？」知古謝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漢，不有所舉，孰能自媒。謹當銘彼襟靈，志之紳帶。」

期於波齒佩以周旋復拜時則月沉當庭良夜將艾保
母請知古脫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皂袍見保母誚曰豈
有逢掖之士而服短後衣耶知古謝曰此乃假之於與
所遊熟者固非已有又問所從答曰乃盧龍張直方僕
射所借耳保母忽驚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顧而走
入宅遙聞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復
聞夫人音叫曰火急逐出無啟寇讐於是婢子小豎輩
羣出秉猛炬曳白楮而登階知古偃偻走於庭中四顧
遜謝置言狎至僅得出門繼出已橫門闔扉猶聞誚譁

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歎久之將言明矣乃得人乎其
下遂馳走遙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縱轡赴之至則輸租
車方飯牛附火耳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
轡假寢食頃而震方洞然心因稍安乃揚鞭於大道比
及都門已有直方騎數輩來跡矣遙至其第既見直方
而知古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
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魈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直方耶
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躬皮飲羽者亭以卮酒
豚肩與知古復南出既至萬安之北知古前導雪中馬

跡宛然直詣栢林下則碑板廢於荒坎樵蘇殘於茂林中列大塚十餘皆狐兔之窟宅其下成蹊於是直方命四周張羅設弓以待內則束緼荷鍾且掘且燠少頃羣狐突出焦頭爛額宜罹骨掛者應弦飲羽者凡狐大小百餘頭以其尸歸之水人曰嗟乎王生生世不諧而爲狐貉所侮况其大者乎向石無張公之皂袍則強死穢汚之穴矣余時在洛敷化里第於庠集中博士渤海徐公謹爲余言之

獵狐記終

任氏傳

唐 沈既濟撰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崆第九少落拓嗜酒其從父妹婚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于妻族與崆相得遊處不間天寶九年夏六月崆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問去繼至飲所崆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

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眈眈，意有所授。鄭子戲之曰：「美艷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爲？」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中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于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頃，延入。」鄭繫驢於門，置帽于鞍，始見婦人，年三十餘，又問曰：「人任任氏姊也。」列燭置膳，舉酒勸觴。任

則更析而出，酣飲極，勸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艷，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鄭行及里門，門扇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炭熾，燼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因問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隳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

窺其中皆蔡荒及廢圃耳既歸見盜盜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艷治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覓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面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耻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懇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古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光彩艷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凡某

之流爲人惡忌者非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奉巾櫛鄭子許之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于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崆伯叔從役於四方三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崆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其以備用崆笑曰觀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有崆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慧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崆迎問

之曰有乎又問曰其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盜姻族廣茂且夙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盜遍摘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盜之內妹穠艷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盜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盜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灑頸巾首整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盜入門見小僮擁篲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于小僮。小僮笑曰無之。盜周視室內見紅裳出于戶。六迫而察焉。見任氏。戢

身匿于扇間。盜引出就明而觀之。始過于所傳矣。盜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盜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釋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盜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拒抗。而神色慘澹。盜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公之可哀也。盜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衆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愜者唯某而已。忽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

公之食故爲公所繫耳若糠粃可給不當至是盜豪俊
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歛衽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
與盜相視哈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皆盜給焉任
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輿步不常所止盜口與之遊
甚歡每相狎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盜愛之
重之無所吝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氏知其愛已因
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顧以陋質不足答厚恩且
也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
伶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勝以是長安狎邪悉與之通

或有姝麗悅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
盜曰幸甚鄺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
盜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
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
効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盜曰昨
者寒食與二三子遊于千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于殿
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垂耳嬌姿艷絕當識之乎
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卽妾之內姊求之可也盜拜于
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盜促問其計任氏願

得雙練以爲賂，釜依給焉。後日任氏與釜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驪以迓任氏。任氏聞召，笑謂釜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徙就爲吉。及視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偏狹，勤請而後許。乃輦服玩，并其母偕送于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釜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賞緬。由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

乎將爲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于人，獲錢六千。」任氏曰：「鬻馬於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買而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者，書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昆弟皆哶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爲？」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醮二。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爲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萬五千，猶不與。曰：「非三萬不鬻。」遂賣，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山，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斯吏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設

其以半買之所獲尚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于窰窰將買金絲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窰召市人張大爲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謂窰曰此必天人貴戚爲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于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紉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於外而夜寢於內多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

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爲歡詞計給糧餼端居以俟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窰資助窰與更勸勉且詰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鄭子甚惑之不思其他與窰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儻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窰以馬借之出祖于臨臯揮袂別去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圍人教獵狗于洛川已旬日

任氏傳
矣適值于道蒼犬騰出于草間鄭子見任氏斃然墜于
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
餘爲犬所獲鄭子徇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爲記
迴覩其馬嚙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襪猶懸于
鐙間若蟬蛻然唯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何
餘鄭子還城窰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泫然
對曰歿矣窰聞之亦慟相持于室盡哀徐問疾故荅曰
爲犬所害窰曰犬雖猛安能害人荅曰非人窰駭曰非
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窰驚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

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
不自製與人頗異焉

任氏傳終

任氏傳

八

六集

袁氏傳

唐 顧曼撰

廣德中有孫恪秀才者，因下第，遊于洛中，至魏王池側，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徑往扣扉，無有應者，戶側有小房，簾帷頗潔，謂伺客之所。恪褰簾而入，良久，忽聞啟闥者，一女子，光容鑒物，艷麗驚人。初滌其乃華柳，乍含其烟媚，蘭芳靈濯，玉瑩塵清。恪疑主人之處，子但潛窺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制詩曰：彼見是忘憂，此看同腐草。青山與

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既畢，容色慘然。因來褰簾，忽覩恪，遂驚慙入戶，使青衣詰之曰：子何人而夕向於此？恪乃語是稅居之士，曰：不幸衝突，頗益慙駭，幸望陳達於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醜拙，况不修容，郎君久盼簾帷，當盡所勸，豈敢更迴避耶？願郎君少頃內廳，當暫飾裝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勝。語青衣曰：誰氏之子？曰：故袁長官之女，少孤，更無姻戚，唯與妾輩三五人據此第耳。小娘子見未適人，且求售也。良久，乃出見恪，美艷愈於嚮者所覩。命侍婢進茶果，曰：郎君既無第舍，

便可遷囊橐於此廳院中，指青衣謂恪曰：小有所須，但告此輩，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覩女子之姪麗，如是乃進媒而請之，女亦欣然相受，遂納爲室。袁氏瞻足，巨有金繒，而恪久貧，忽馬煥赫服玩，華麗頗爲親友之疑，訝多來詰恪，恪竟不實對。恪因驕倨，不求名第，日洽豪貴，縱酒狂歌，如此三四歲，不離洛中。忽遇表兄張閑雲，處士恪謂曰：既久睽問，頗思從容，願携衾綢，一永宵話。張生如其所約，及夜，永將寢，張生握恪手，密謂之曰：愚兄於道門曾有所授，適觀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別有

何所遇事之周細，必願具陳。不然者，當受禍耳。惟日未常有所遇也。張生又曰：夫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生，魄掩魂銷，人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在體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於氣色。嚮觀弟神彩陰侵陽位，邪干正府，真精已耗，識用漸隳，津液傾輸，根蒂浮動，骨將化土，顏非渥丹，必爲怪異所鑠。何堅隱而不剖其由也？恪方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生大駭曰：卽此是也。其奈之何？又曰：弟忖度之，有何異焉？恪曰：豈有袁氏海內

無瓜葛之親哉？又辨慧多能，足爲可異矣。遂告張曰：某一生遭迍，久處凍餒，因茲婚娶，頗似蘇息，不能負義，何以爲計？張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傳云：妖由人興，人無譽焉。妖不自作，且義與身孰親？身受其災，而顧其鬼怪之恩義，三尺童子，尙以爲不可，何況大丈夫乎？張又曰：吾有寶劍，亦干將之儔亞也。凡有魍魎見者，滅沒前後，神奇不可備數。詰朝奉借，儻携密室，必覩其狼狽，不下。昔日王君携寶鏡而照鸚鵡，也不然者，則必被恩愛所迷耳。明日恪遂受劍，張生告去。執手曰：昔

伺其使恪遂携劍隱於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而謂恪曰子之窮愁我使暢泰不顧恩義遂與非爲如此用心則犬彘不食其餘豈能立節行於世人也恪旣脩責慙顏息慮叩頭曰受教於表兄非宿心也願以歃血爲盟更不敢有他意汗落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劍寸折之若斷絳藕耳恪愈懼似欲奔迸袁氏乃土笑曰張生一小子不能以道義誨其表弟使行其兇毒來當辱之然觀子之心的應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數歲矣子何慮哉恪方稍安後數日因出遇張生曰奈何使我撩

虎鬚幾不脫虎口耳張生問劍之所在具以實對張生大駭曰非吾所知也深懼而不敢來謁後十餘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喜參雜後恪之長安謁舊友人王相國縉遂薦于南康張萬頃大夫爲經畧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壩有峽山寺我家舊有門徒僧惠幽居於此寺別來數十年僧行夏臘極高能別形骸善出塵垢儻經彼設食頗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辦齋蔬之具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粧携二子詣老僧

院若熟其徑者，恪頗異之。遂持碧玉環子以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下于高松而食于臺上。後悲嘯，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剖破恩情，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沉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乃擲筆於地。撫二子咽泣數聲，語恪曰：好住好住。吾當永訣矣。遂裂衣化爲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而復返視，恪乃驚惶若魂飛神喪。良久，撫二子一慟，乃詢於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貧道爲沙彌時所養。開元中有天桂廟通釋綴於此。憐

其慧黠，以末自而易之。聞抵汴京，獻中夫子曰：有天使來，姓多說其慧黠，過人常馴擾。于上陽宮內及安史之亂，卽不知所之。於戲不期今日更覩其怪異耳。碧玉環者，本訶陵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頸而往。今方悟矣。恪遂惆悵，騰舟六七日，携二子而廻棹，更不能之任矣。

袁氏傳終

夜叉傳

哥舒翰

唐 段成式撰

哥舒翰少有志氣居長安交游豪俠有愛妾裴六娘者容範曠代翰悅之居無何翰有故遊近畿數月方迴及至妾已病死翰甚悼之既而日暮因宿其舍尚未葬殯於堂與旣無他室翰曰平生之愛存沒何問獨宿總帳中夜半後庭月皓然翰悲歎不寐忽見門屏間有一物傾首而窺進退逡巡入庭中乃夜叉也長丈許著豹皮

棍鋸牙披髮更有三鬼相繼進乃拽朱索舞于月下相
與言曰牀上貴人奈何又曰寢矣便昇階入殯所鼻觀
于月中破而取其屍糜割肢體環坐共食之血流于庭
衣服狼籍翰恐怖且痛之自分曰向叫我作貴人我今
擊之必無苦遂潛取帳外竿忽于暗中擲出大叫擊鬼
鬼大駭走翰乘勢逐之西北隅踰垣而去有一鬼最後
不得上翰擊中流血乃得去家人聞憂亂起救之翰具
道其事將收餘骸及至堂殯所儼然如故而噉處亦無
所見恍惚以爲夢中驗其牆有血其上有迹竟不知其

然後數年翰顯達

劉積中

劉積中常于西京近縣莊居妻病亟未眠忽有婦人白
首長纒三尺白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惟我能理何
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滅妻因
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
索茶一甌向日如咒狀顧令灌夫人茶終入口痛愈後
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子及
笄煩主人求一佳婿劉笑曰人鬼路殊難遂所託姥曰

非求入也。但爲刻桐木稍工者可矣。劉許諾。因爲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輿奉迎。劉心計無奈之何。許之。至日過。西有僕馬車乘至門。姥亦自來。邀請劉與妻從之。而往。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惚却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一二。數成姥復來拜謝曰。我小女

成。侵今復託主人。金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疾發。劉與男女酌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其處。輕若屨屐。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劉常暇日讀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平昔無既而。嗚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夜。又携賢妹心肝。我已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爲安置。因入堂中。對劉坐。敘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友善。其婢舉止笑語無

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
白勝婢忽倒及覺亦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

江南吳生

江南吳生者嘗遊會稽娶劉氏女爲妾後數年吳生幸
縣于雁門郡與劉氏偕之官劉氏初以柔婉聞凡數年
其後忽獷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卽發怒毆其
婢僕或齧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吳生始知劉氏悍
戾心稍外之嘗一日吳與雁門部將數輩獵于野獲狐
兔甚多致庖舍下明日吳生出劉氏卽潛入庖舍取狐

兔生陷之且盡吳生歸因詰狐兔所在而劉氏絕然不
語吳生怒訊其婢得實生始疑劉氏爲他怪旬餘有縣
吏以一鹿獻吳生命致于庭已而吳生給言將遠適旣
出門卽匿身潛伺之見劉氏散髮袒肱目皆盡裂狀貌
頓異立庭中左手執鹿右手拔其脾而食之吳生大懼
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吏卒十數輩持兵仗而入劉氏
見吳生來盡去襦袖挺然立庭乃一夜又耳目若電光
齒如戟刀筋骨盤蹙身盡青色吏卒俱戰慄不敢近而
夜又四顧若有所懼僅食頃忽東向而走其勢甚疾竟

不知所在

杜萬

杜萬員外其兄某爲嶺南縣尉將至任妻遇毒瘴數日卒時盛夏無宿殮權以葦蓆裹束瘞於絕巖之側某到官拘於吏事不復重歛及北歸方至巖所欲收妻骸骨及觀坎穴但葦尚存某歎其至深而爲所取悲感久之會上巖有一徑某試尋行百餘步至石窟中其妻裸露容貌猙獰不可復識懷中抱一子芴復有一子狀類羅刹極呼方寤婦人口不能言以手畫地書云我頃重生

爲夜又所得今此二子卽我所生書之悲涕頃之亦能言謂云君急去夜又倘至必當殺君某問汝能去否曰能去便起抱小兒隨某至船所便發夜又尋抱大兒至岸望船叫叫以兒相示船行旣遠乃擘其兒作數十片方去婦人手中之子狀如羅刹解人語大歷中母子並存

薛淙

前進士薛淙元和中遊河北衛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欲宿與數人同訪主人僧主人僧會不在唯聞庫西黑

室中呻吟聲迫而視見一老僧病鬚髮不剪如雪狀貌可恐淙乃呼其侶曰異哉病僧僧怒曰何異耶少年子要聞異乎病僧畧爲言之淙等曰唯唯乃曰病僧年二十時好遊絕國服藥休糧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行十數里日欲出忽見一枯立木長三百餘丈數十圍而其中空心僧因退下窺之直上其明通天可容人病僧又北行數里遙見一女人衣緋裙跣足袒膊被髮而走其疾如風漸近女人謂僧曰救命可乎對曰何也云後有人覓但言不見恩至極矣須臾遂

入枯木中僧更行三五里忽見一人乘甲馬衣黃金衣備弓劍之器奔跳如雷每步可二十餘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驟如一至僧前曰見緋裙人否僧曰不見又曰勿藏此非人乃飛天夜叉也其黨數千相繼諸天傷人已八十萬矣今已並擒戮唯此乃尤者也未獲昨夜三奉天帝命自沙吒天逐來至此已八萬四千里矣如某之使八千人散捉此乃獲罪于天師勿庇之僧乃具言須臾便至枯木所僧返步以觀之夫使下馬入木窺之却上馬騰空繞木而上人馬可半木已來見木上一緋點

夜三傳
走出人馬逐之去七八丈許漸入霄漢沒于空碧中久之兩三數十點血意已為中矢矣此可以為異少年以病僧為異無乃陋乎

夜又傳終

金剛經鳩異

唐 段成式撰

貞元十七年先君自荆入蜀應韋南康辟命泊韋之暮年為賊闢譖構遂攝尉靈池縣韋每薨賊闢知留後先君舊與闢不合聞之連夜離縣至城東門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及返出紹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為導初意縣吏迎候且恠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縣郭方滅及問縣吏尙未知府帖也時先君念金剛經已五六年數無虛日信乎至誠必感有感必應

金剛經疏
向之導火乃經所著迹也後闕逆節漸露詔以袁公滋
爲節度使成式再從叔少從軍知左營事懼及禍與監
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於袁事旋發悉爲魚肉賊謂
先君知其謀於一時先君念經夜久不覺困寐門戶悉
閉忽覺聞開戶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曝然有
聲驚起之際言猶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俾燭樺四
索初無所見向之閤扃已開闕矣先君受持此經十餘
萬遍徵應孔著成式近觀晉宋已來時人咸著傳記彰
明其事又先命受持講解勺唐已來金剛經靈驗記三

卷一式當承先命受主講解太天二年於揚州僧栖簡

處聽平消御注一遍六年於荊州僧靖奢處聽大雲疏

一遍開成元年於上都懷楚法師處聽青龍疏一遍復

日念書寫猶希傳照罔極盡形流通撫拾遺逸以備闕

佛事號金剛經鳩異燭樺一作火權

張鎰相公先君齊立酷信釋氏每旦更新衣執經於像

前念金剛經十五遍積數十年不懈永泰初爲朔方節

度使衙內有小將負罪懼事露乃煽動軍人數百定謀

反叛齊立因衙退於小廳閑行忽有兵數十露刃走入

齊立左右唯奴僕遽奔宅門過小廳數步迴顧又無入疑是鬼物將及門其妻女奴婢復叫呼出門云有兩甲士身出廳屋上時衙隊軍健聞變持兵亂入至小廳前見十餘人仡然庭中垂手張口投兵於地衆遂擒縛五六人瘖不能言餘者具首云欲上廳忽見二甲士長數丈噴目叱之初如中惡齊立聞之因斷酒肉張鳳翔卽予門使盧邁親姨夫邁語予云

劉逸浩在汴時韓宏爲右廂虞侯王某爲左廂虞侯與宏相善或謂二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召諸

之宏卽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辯劉叱令拉坐杖三十時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拉之不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無哭聲又謂其懼不敢哭訪其門卒卽云大使無恙宏素與熟遂至臥內問之王云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言初被坐時見巨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十紙乃積計數百軸矣後在中書盛暑有諫官因事謁見韓方浴汗寫經惟問之韓乃具道王

其事予職在集仙常侍柳公爲子說

梁崇義在襄州未阻兵時有小將孫威暴卒信宿却蘇言至一處如王者所居儀衛甚嚴有吏引與一僧對事僧法號懷秀亡已經年在生極犯戒及入冥無善可錄乃給云我常囑孫威寫法華經故威被追對威初不省僧故執之經時不決忽見沙門曰地藏尊者語云弟子若招承亦自獲祐威乃依言因得無事又說對勘時見一戎王衛者數百自外來冥王降階齊級升殿坐未久乃大風捲去又見一人被指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剛經

又好食肉左邊有經數千軸右邊積肉成山以肉多將八重論俄經堆中有火一星飛向肉山頃刻銷盡此人遂履空而去咸問地藏向來外國王風吹何處地藏云彼王當入無間向來風卽業風也因引咸看地獄及門烟焰扇赫聲若風雷懼不敢視臨回鑊湯跳沫滴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乃令一吏送歸不許漏洩冥事及廻如夢妻兒環泣已一口矣遂破家寫經因請出家夢中所滴處成瘡終身不差

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常利金剛經遇疾死弟子

金剛經疏
啟手足猶熱不卽入木經七日邗活云初見冥中若主
者以念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言更容上人十年在世
勉出生死又問人間衆僧中後食薺苳仁及藥食此大
違本教燈報云律中有開遮條如何云此後人加之非
佛意也今荊州僧衆中無有飲藥者

公安潺陵村百姓王從貴妹未嫁常持金剛經貞元中
忽暴疾卒埋已三日其家復墓間塚中呻吟遂發視之
果有氣輿歸數日能言云初至冥間冥吏以持經功德
放還王從貴能治木常於公安靈化寺起造其寺禪師

曙中常見從貴說

韋南康鎮蜀時有左營伍伯於西山行營與同火卒學
念金剛經性頑初一日總得題目其夜堡外拾薪爲菴
騎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踣之於地以髮繫楸
覆以駝毯一作寢其上此人惟念經題忽見金一錠放
光止於前試舉首動身所縛悉脫遂潛起逐金鈔走計
行未得十餘里遲明不覺已至家家在府東市妻兒初
疑其鬼具陳來由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初韋
不信以逃日與至家日不差始免之

元和初漢州孔日典陳昭因患病見一人著黃衣至牀前云趙判官喚爾昭問所因云至自冥間劉關與竇懸對事要君爲證昭卽留坐逡巡又有一人手持一物如毬胞前吏性其遲荅曰緣此候屠行開因笑謂昭曰君勿懼取生氣須得猪胞君可面東側臥昭依其言不覺已隨二吏行路甚平可十餘里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門及入見一人怒容可駭卽趙判官也語云劉關收東川竇懸捕牛四十七頭送梓州稱准劉關判殺關又云先無牒君爲孔日典台知是實未及對隔壁聞竇

懸呼陳昭仁生及問兄弟妻子存亡昭卽欲察見冥吏云竇使君形容極惡不欲相見昭乃具說殺牛竇奉劉尙書委曲非牒也紙是麻面見在漢州某司房架上卽令吏領昭至漢州取之門館扁鎖乃於節殿中出入委曲至關乃無言趙語昭爾自有一過知否竇懸所殺牛爾取一牛頭昭未及對趙曰此不同人間不可抵假須與見一卒挈牛頭而至昭卽恐懼求救趙令檢格合決一百考五十日因謂昭曰爾有何功德昭卽自陳設若千人齋畫佛像趙云來生福爾昭又言曾於表兄家轉

金剛經趙曰可合掌請昭依言有頃見黃幘箱經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視之即表兄所借本也有燒處尙在又令合掌其經即滅趙曰此足以免便放迴復令昭在一司曰生祿檢其修短吏報云昭本名釗是金傍刀至某年改爲昭更得十八年昭聞惆悵趙笑曰十八年大得作樂事何不悅乎乃令吏送昭至半道見一馬當路吏云此爾本屬可乘此即騎乃活死已一日半矣
荆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餘年念金剛經日五十遍不拘僧儀好酒多是非爲衆僧所惡後遇疾且死同寺有

僧靈巋其迹類惟恭爲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去寺一里逢五六年年少甚都衣服鮮潔各執樂器如龜茲部問靈巋惟恭上人何在靈巋即語其處疑其寺中有供也及晚迴入寺聞鐘聲惟恭已死因說向來所見其日合寺聞絲竹聲竟無樂人入寺當時名僧云惟恭蓋承經之力生不動罔亦以其跡勉靈巋也靈巋感悟折節緇門

董進朝、元和中入軍、初在軍時、宿直城東樓上、一夕月明、忽見四人著黃從東來、聚立城下、說已姓名、狀若追

捕因相語曰董進朝常持金剛經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輩久蒙其惠如何殺之須枉命相代若此人他去我等無所賴矣其一人云董進朝對門有一人同姓同年壽限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見進朝驚異之及明已聞對門復魂聲問其故死者父母云子昨宵暴卒進朝感泣說之因爲殯葬供養其父母焉後出家法號慧通住興元唐安寺

元和中嚴司空綬在江陵時潯陽鎮將王馮常持金剛經因使歸州勘事迺至咤灘船破五人同溺馮初入水

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牢鎮着岸不死視手中物乃授持金剛經也咤灘至下牢三百餘里

長慶初荊州公安僧會宗姓蔡常中蠱得病骨立乃發願念金剛經以待盡至五十遍晝夢有人令開口喉中引出髮十餘莖夜又夢吐大蠟長一肘餘因此遂愈荆山僧行堅見其事

江陵開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慶初得病卒至冥司見若王者問師生平作何功德答曰常念金剛經乃掛上殿令登綉坐念經七遍侍衛悉合

掌階下拷掠論對皆停息而聽念畢遣一吏引還王下階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讀誦因隨吏行數十里至一大坑吏因臨坑自後推之若墮空焉死已七日唯面不冷法正今尙在年八十餘荆州僧常靖親見其事

石首縣有沙彌道蔭常持念金剛經寶十初一云長慶因他出夜歸中路忽遇虎吼擲而前沙彌知不免乃閉目而坐但默念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及曙村人來往虎乃去視其蹲處涎流於地

元和三年賊李同捷阻兵滄景帝命李祐統齊德軍討之初圍德州城堅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十傷八九竟不能拔時有齊州衙內八將官健兒王忠幹博野人常念金剛經積二十餘年日數不闕其日忠幹上飛梯將及堞身中箭如蝟爲樞木擊落同火卒曳出羊馬城外置之水濠裏岸祐以暮夜命抽軍其時城下矢落如雨同火人忽忙忘取忠幹屍忠幹既死夢至荒野遇大河欲渡無因仰天大哭忽聞人語聲忠幹見一人長丈餘疑其神人因求指營路其人云爾莫怕我令爾

得渡此河，忠幹拜之，頭低未舉，神人把腰擲之空中，久方著地，忽如夢覺，聞賊城上交三更，初不記過水，亦不知瘡，擡手捫而血塗眉睫，方知傷損，乃舉身強行百餘步，却倒復見，向人持刀叱曰：「起起，忠幹驚懼，遂走一里餘，坐歇，方聞本軍喝號聲，遂及本營，訪同火卒，方知身死在水濠裏，卽夢中所過河也。忠幹見在齊德軍，何軫鬻販爲業，妻劉氏少，斷酒肉，常持金剛經，先焚香像，前願年止四十五，臨終心不亂，先知死日。至太和四年冬，四十五矣，不覺又裝金剛佛像，虔誦別親故，何軫

以爲病魅，不信。至歲陰日，看僧人入關沐浴，易衣獨處一室，跌坐，高聲念經，及辨色悄然，兒女排室人看之，已卒，頂熱灼手，軫以僧禮葬，塔在荊州北郭。

蜀左營卒王殷常讀金剛經，不如葷飲酒，爲賞設庫子，前後爲人誤，累合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至太和四年，郭釗司空鎮蜀，郭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錦額，郭嫌其惡弱，令袒背將斃之，郭有番狗隨郭臥起，非使宅人逢之輒噬，忽吠數聲，立抱王殷背，驅逐不去，郭異之，怒遂解。

郭司空離蜀之年有百姓趙安常念金剛經因行野外見衣一椽遺墓側安以無主遂持還至家言於妻子鄰人即告官趙盜物捕送縣賊曹怒其不承認以大關挾脛折三段後命杖脊杖下輒折吏意其有他術問之唯念金剛經及申郭郭亦異之判放及歸其妻云某日聞君經函中震裂數聲懼不敢發安乃馳視之帶斷軸折紙盡破裂安今見在

太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土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經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

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年稱是己姪為冥官廳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己兒貌皆不相類其兒語云有冤牛一頭訴爾燒畚枉燒殺之爾又曾賣竹與殺狗人作篋篋殺狗兩頭狗亦訴爾爾今名未注死籍猶可以免為作何功德翰欲為設齋及寫法華經金光明經皆曰不可乃請曰持金剛經日七遍與之其兒喜曰足矣及活遂捨業出家今在什邡縣

太和七年冬給事中李公石為太原行軍司馬孔目官高涉因宿使院至鼙鼙鼓起時詣鄰房忽遇一人長六

尺餘呼曰行軍喚爾涉遂行行稍遲其人自後拓之不覺向北約行數十里至野外漸入一谷底後上一山至頂四望邑屋盡在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衣朱絲當案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對復引出至一處數百人露坐與猪羊雜處領至一人前乃涉妹婿杜則也逆謂涉曰君初得書手時作新人局遣某買羊四口記得否今被相責備嘗苦毒涉遽云爾時祇使市肉非羊也則遂無言因見羊人立齧則遂巡被領他去仁忽又見一處露架方梁梁上釘大鐵環

有數百人皆持刀以繩繫人頭牽入環中剗剔之涉懼走出但念金剛經倏忽逢舊相識楊演云李尚書時杖殺賊李英道爲劫賊事已於諸處受生三十年今却訴前事君常記得否涉辭以年幼不省又遇舊典段怡先與涉爲義兄弟逢涉云弟先念金剛經莫廢忘否向來所見未是極苦處勉樹善業今得還乃經之力因送至家如夢死已經宿向所拓處數日青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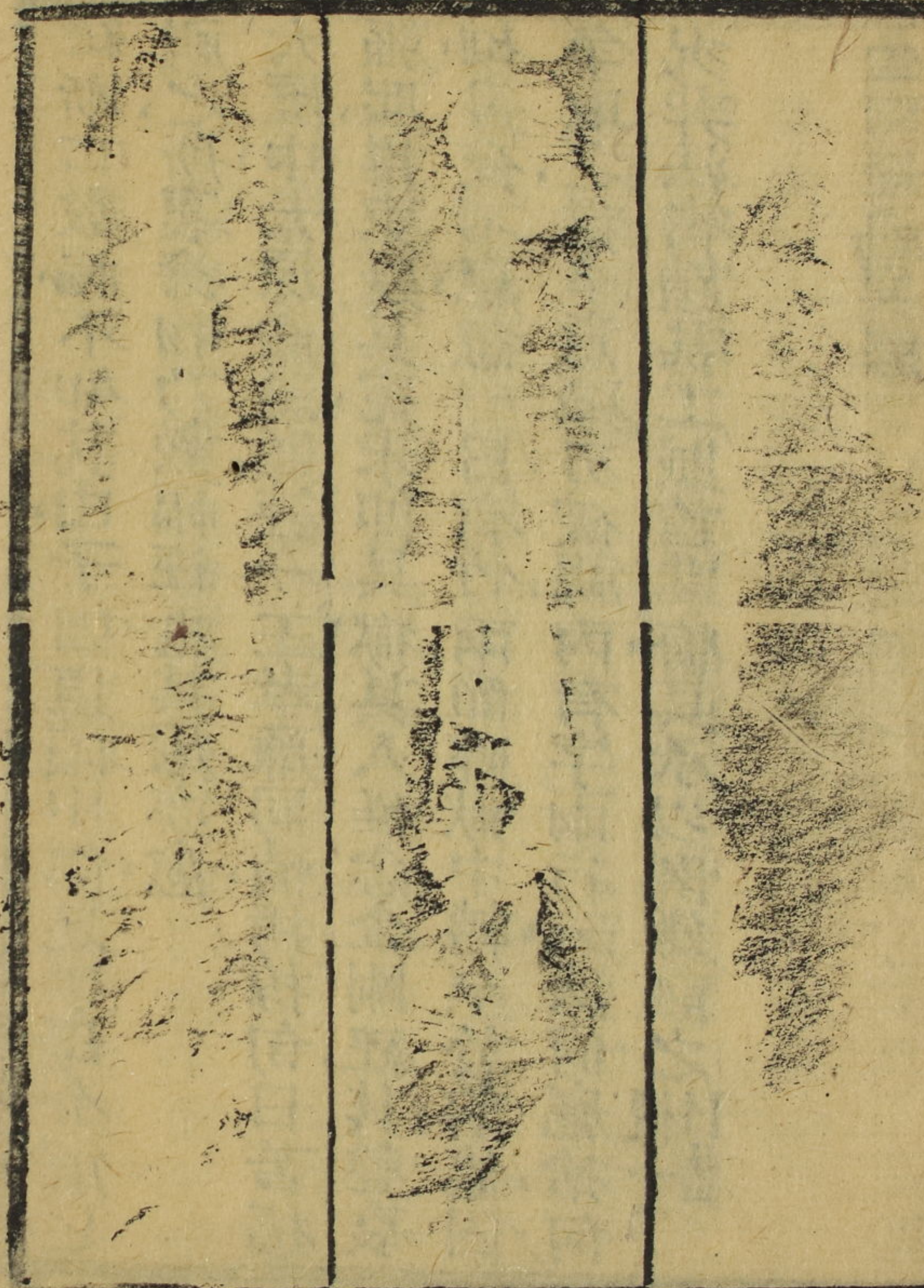
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爲黨項縛入西蕃易馬蕃將令穴肩骨貫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倍

金剛經疏
蕃將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子愛其了事，遂令執燾左右，右剩肉餘酪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之，悵然夜召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馬有力者，爾正於某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騁，俱乏死，遂晝潛夜走數日，後為刺傷足，倒磧中，忽有風吹物窸窣過其前，因攬之，裏足有頃，不復痛，試起步走如故。經信宿，方及豐州界，歸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爾，我唯念金剛經，寢食不廢，以祈見爾，今果其誓，因取經拜之。」

縫斷亡數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磧中，傷足事，母令解足視之，所裹瘡物乃數幅經也。其瘡亦愈。

大歷中，太原偷馬賊誣一王孝廉，同情拷掠旬日，苦極強服，推吏疑其寃，未卽具獄。其人惟念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息。忽一日有竹兩節墜獄中，轉至於前。他囚爭取之，獄卒意藏刃破視，內有字兩行云：「法尙應捨，何況非法。」書蹟甚工，賊首悲悔，具承以匿，嫌誣之。口誓。

金剛經鳩異終



鸚鵡舍利塔記

唐 章阜撰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羽毛，必有感清英淳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特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羣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

舍利身言
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
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當由有
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若聽其後或俾之念佛
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卽唱言阿彌陀佛歷試會
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爲緣生以無念爲真際緣生不
答爲緣起也真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或嚶發和雅
音穆如笙竽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
不洗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乎緣有盡乎以今年七
月忽惛然不憚已日而甚馴養者知其將盡乃鳴磬告

曰將西歸乎爲爾擊磬者爾莫至誠擊磬一心彌陀
佛泊十擊磬而十念成歛羽委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絕
按釋典十念成往往西方又云得佛慧者歿有舍利知
其說者固不隔於殊類或遂命火以闍維之法焚之餘
燼之末果得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瑩然在掌識者驚
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
化歟時有高僧慧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迹聞說此烏
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甃建塔旌其異也余
謂此禽存而由道沒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

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于策書其誰曰
語怪而况此鳥有宏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具用
不愧直書於辭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檢校司徒兼
中書令成都尹南康郡王韋阜記

附晁補之猪齒曰化佛贊

猪齒曰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護喜縣民
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啣之猪
信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猪齒口中得肉如
梅色酣醅如醉玉諦視之如來像也髮有珠如粟紺

目踟躕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
鄉令載之目覩其事記於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
佛菩薩誓救苦衆生至不愛頭目髓腦受人畜身出
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
大火坑中號呼恐怖過又不改佛菩薩動於威神爲
警此輩因懼生信令諸闍提墮彌戾車於沸鑊湯蓮
花涌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衆生有
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普作回向諸
佛現前不覺身躍心喜復作是言從不可說劫民有

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大地塵萬死萬生而佛
哀愍故動於希奇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夫以不可
說劫無日不殺萬死萬生之而佛之威神繼時一現
而乃獨動於職氏之豬與劉氏之犬現已應傳而若
覩若不覩若信若不信至于萬人夫於千萬人中而
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氏所殺
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豬與劉氏所啣若犬
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與過去世是一段
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見次第十

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希奇與此文
字辨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斷
故業不復萌無始怨仇俱爲眷屬由是增長深般若
因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
月二十七日初夜援筆爲贊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
不加點云

吾觀鳥獸諸食肉形鉤吻鋸牙慘劇羅刹如是一類
是強非強業力所驅啖彼養己是遭食者死已能生
反誅其債如汝啖我版築上下無有盡時此業甚深

佛所不度牛馬草食口方齒平業淺易超無對復若
人非牛馬齊具鈇犀食穀果蔬形善應爾云何不若
牛馬異生無凶吻牙而作鋒刃鷹虎受報形凶則悲
人形佛形而慘鷹虎故死受報甚於馬牛我誦此言
善勸橫目血入牙故殺生不休至人無心同仁一視
視人如我視猪如人人不自知視猪何等或其前世
諸眷屬因云何無明日殺眷屬刺心取血血大壑流
揚湯燬毛毛須彌聚死者不捨萬猪常隨汝莫鼓刀
謂猪賤畜是熱血裏有丈六身南無佛陀南無僧伽

我不敢殺諸佛現前一切衆生若飛若走若潛若穴
大小妍媸其血肉中各具一佛云何見佛而欲鼓刀
汝欲殺猪應作是念剎賓國王殺尊者時未及捨刀
臂已墮落白乳湧出六種震驚亦如此猪腦破佛出
佛不在外佛不在中佛不在空佛不在色是猪不死
彼佛儼然生分別心自說人貴謂羊豕業本以供人
彼以業來我何故受受則羊豕業歸我身往有大猪
生不啖微食薄荷草度羣業猪菩薩威神示入異類
汝自肉眼何由識猪藏汝之刀莫加猪首驚齒白肉

跏趺坐人稽首至尊在我齒曰我不放慢無猪無人
惟願現前諸見聞者如菩薩誓念念勿疑以此勝因
普薦三世父母師長若宛若親化若轉心去毒害意
捨熱血汗獲甘露幾苦海悉乾同一安穩

陳繼儒曰廬州有坐化猫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
擇家有坐化蛇唐有鸚鵡舍利無爲軍永寧院有
雀棲于庭松累日不去遣取視之已立化矣物性
精微真有不可思議者世儒眼孔小特未讀無咎
此文斗

